

馮玉祥傳真(一)

張國柱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特立獨行父子一轍

馮玉祥字煥章，原名基善，掛名入伍時，改爲玉祥。祖籍安徽省巢縣竹柯村。其父名有茂，出身泥瓦匠，家境奇苦，受僱於張姓富戶，張家延聘一名師教其諸子輩練武，有茂於工作之餘，在教師授課時，暗自窺視，晚間苦心練習。教師察覺馮有茂「偷師」技藝，竟比其正式徒弟更爲優良，商承主東同意，提拔栽培，特許馮有茂一同學習，成爲工讀學生。因馮有茂努力用功，膂力又壯，武術更見精優。及至隨同富家諸子參加武試，名登榜示，考中武秀才，而張家諸子反均名落孫山。

馮有茂既進武祥，乃離家投軍，隸李鴻章淮軍中之「銘軍」劉銘傳部。他身手不凡，武藝過人，忠勇盡職，屢立戰功，未幾，晉陞下級軍官，帶兵作戰，遍歷蘇、鄂、魯及陝、甘各省，馭下嚴明，所至之處，必爲社會服務。光緒初年，銘軍駐直隸(今河北省)，馮有茂舉家遷居天津附近青縣之興集鎮，馮玉祥即於斯地誕生。銘軍後被改編爲「練軍」，駐保定，故名保定練軍。其時馮有茂既升爲後營右哨哨官，家亦遷居保定。因軍餉無多，馮有茂又賦性慷慨，不治生產，家境一向貧窘。馮玉祥幼年家教，得自其嚴父馮

有茂人格之薰陶及影響甚大。據馮玉祥自述謂：「在六、七歲時，保定鄉間有唱戲的，有一天，我和我的大哥往戲臺處逛熱鬧，還未開戲，兄弟倆回家，却遇父親從兵營回來碰見，問知情由，大爲震怒，立把兩人嚴厲教責，以後不准再出亂跑，還將大哥以繩子捆於樓上，幸經房東說情，才得釋放。」馮玉祥在孩提時，困於家境，所食不外粗糧素菜，衣服更爲樸素。據其自述，兩足所穿鞋子，都是富家子弟穿過的破鞋，經補鞋匠縫補後，在舊貨攤上賤價出售，俗稱「二鞋」。其生平之儉德由此養成。他的教育，自十歲起至入伍時止，共受過兩年又三個月的私塾教育。

馮玉祥的尊翁，秉性剛直，時有憤世嫉俗之言行，及與人落落難合之態度，不屑諂諛上司，不好逢迎同人，居恒與人少有來往，馮玉祥在軍政界多年，性格行爲，甚似乃父之孤立獨行，父子先後，若同一轍。

馮玉祥於光緒十九年(一八九三)，開始當兵，其時練軍每名士兵，月發餉銀三兩六錢，人多投效，軍營爲加限制，入伍必須有人保送。他年方十二歲，未符入伍年紀，但以其父馮有茂的同事好友哨官苗開泰的哨內，適有一名缺額，搶先密予安插，因不知馮基善的正名，隨即填寫「馮玉祥」三字。從此成爲他的畢生大名。當時馮玉祥因年紀尙幼，體格矮小，不需到營服役，只是掛名入伍，按月領餉，補充家用。那時軍營盛行此種惡例，名爲「恩餉」。

光緒二十年(一八九四)，中日甲午戰爭。保定練軍大部開赴大沽修築砲臺，他的父親亦與其役，官兵家屬送行者大都痛哭，馮玉祥亦親往送行，他父親却很豪壯，全無懼色，諄諄囑咐他：「好好做人，爲國家拚命，無甚可怕。」此一場合，給予他極爲深刻的人格印象，與超優的軍人風範。

馮玉祥於光緒二十一年(一八九五)隨父回保定，是年保定發生瘟疫，軍民病死甚衆，他所隸的一哨，缺席太多，他既名列軍籍，自非參加不可。當時北方軍民痛恨洋人，馮雖僅十四歲，却已充滿愛國熱誠，趁着多人持槍打瘟神色勢洶湧之際，走至一所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教堂附近，舉槍向教堂木廬連放數響，以洩激憤。此其愛國熱誠之初次表露。

一路喊操的馮傻子

當時軍營生活，操練之餘，無何教育或正當娛樂，而軍紀廢弛，士兵大多抽煙冶遊，言不及義。馮玉祥則否，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進之苦心與大志。他不肯耽於逸樂與不良嗜好，得暇即寫

字讀書。其對種種武功——摔角、劈刀、拳槓等均勤苦練。其時軍隊略具新式，對於喊操一項，甚為注重，喊得好者，易於升級，馮則晝夜習之，甚至獨行街道，也邊走邊喊，至惹路人驚奇，同伍兵士交相譏笑，以「馮傻子」呼之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義和團之亂，馮玉祥方十九歲，正在保定練軍當大旗手，據其自述，對義和團一役，他第一痛心的事，是同胞的愚蠢和迷信；第二是政軍界之腐敗無能。尤其痛心疾首而憤恨不已的是八國聯軍來華，到處姦搶燒殺之暴行。他受此重大刺激，後來帶兵執政，到處致力破除迷信，去偶像，改廟宇為學校或工廠，竭力倡興教育，尤其社會教育。積極加強訓練軍隊，更努力革除官僚習氣，其愛國救國熱誠，與反帝國主義的努力，均因此而愈為激動，愈形堅決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，殘餘的練軍，奉令改編為李鴻章節制的「淮軍」。馮玉祥隸呂本元所統之元字前營，因其平素喊號與操練均極純熟，得拔充右哨教習，隊伍編妥後，被派往肅寧、安平、易州、涞水等地剿匪。匪患平息後，隨軍回保定，駐豐備倉，發憤讀書，操練之餘，手不釋卷，有時徹夜不眠，燈前默讀，初多不解，多方找人求教。二十八年春，正定縣學者王瑚（字鐵珊，清末翰林）到豐備倉，懇由哨官介紹，得與晤談，深受鼓勵，求進之心益強。馮玉祥感於淮軍暮氣日深，功過不明，賞罰失當，軍紀廢弛，前程無望，漸萌退志。是時適袁世凱練「新建陸軍」，整齊嚴肅，壁壘一新，頗有蓬勃氣象，他遂於二十八年春，改投袁世凱的武衛右軍第三營，時年二

十一歲。此後刻苦奮鬥，較前尤力。未幾，升任頭棚副目，此其首次所受正式軍職。翌年升任四棚正目，由是操練益勤，讀為益力。每試均得第一，因得保六品軍功。當年杪，以成績優異，又升為左哨哨長。光緒三十年，升任隊官。因升官加薪，遂迎其五年前泣別之老父到南苑親為奉養，其父到南苑未及半年，竟而病逝。菽水承歡，期雖不久，但壯志得達，孝心已盡，聊可告慰。

同工同役扶搖直上

其時，馮玉祥長官陸建章見其才德兼優，特予垂青，以其夫人劉氏之姪女妻之，由是彼此關係日益深密。光緒三十一年三月，武衛右軍改組為第六鎮軍，統制為段祺瑞，馮調充三營司務長。旋升本連排長，標統即陸建章，嗣二營後隊隊官出缺，以考試選拔，他以名列榜首，得升是缺。馮玉祥駐南苑二年，在兩次修葺營房工程中，其他軍官大都箕踞旁觀，僅揮喝兵士服役，惟彼則與士卒同工同役。同人雖多竊笑，而同工者則愈為感服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，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，馮玉祥調充第三營後隊督隊官，移防奉天省新民府，至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任第一混成協督隊官，駐黑山縣。當地匪患猖獗，駐防部隊每與匪通，馮奉令剿匪，截獲土匪人馬槍械，並擒匪首孫某，孫却是一名官軍把總而為張作霖的盟弟（時張作霖已投順任統領），但姦淫擄掠，無惡不作，且其羽翼甚衆，神通廣大，人民恨之入骨。馮以既奉令嚴辦，不畏強梗，即訊明立

斬，並梟首示衆。次日，標統范國璋與軍法官親來提犯，見營門賊首高懸，指為擅殺，幸承協統王化東以遵令正法具報總督，乃得免議。

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元年，馮玉祥在此七八年間，由士兵法陞副目、正目、哨長，以至督隊官，地位生活逐漸優越而償初願。此後更大的努力，便是奮勉求知，以彌補其少年之失學。其在軍中多年苦讀，並無師承，迨光緒二十九年冬駐韓家墅任哨長時，察覺營中有一執役者，原為老年落魄的山東文士，立拜為師，每月奉以修金銀幣四元，請其日間作工，晚間得暇到營，為其講解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等古書，他又買一本萬國通史，仔細研讀，自此他於文義經史漸得悟解。第二位老師是鄧長耀（字鑑三，後任陝西省政府民政廳長），鄧本習醫道，文學亦優，馮玉祥在第六鎮軍任督隊官時，鄧任軍醫官，與之結識，而不時虛心請教。鄧亦竭誠助其求學，馮買「綱鑑易知錄」一部，請鄧講解，後又從其讀古文，他承鄧之諄諄啓迪，共熟讀古文百餘篇，且旁及他書。他尤服膺曾、左、胡、彭等之著作，其後治軍，得力於諸書者不少。他於軍中所發有關軍事教育課本亦一一熟讀外，更進而研求高深軍事學。其後以研究心得，竟能融匯中西古今治軍練兵用兵之法，而自闢蹊徑，行之於其基本部隊（十六混成旅、十一師、國民軍、西北軍、第二集團軍）之訓練，且實用於歷次革命戰爭而建奇功，寔假成爲大軍事家，此皆歷年努力研究之結果。

馮玉祥努力向學，從未間斷，顯貴後，仍手

不釋卷，其後，研究基督教聖經及宗教理論，亦頗有心得。在國民革命期間，又極喜研究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學，並致力於研究墨學及易經。他又具書法天才，初習顏體，嗣習漢隸，臨華山碑，信筆揮毫，饒有帖味。他復好繪事。曾學炭筆畫與水彩，其統率隊伍，尤注力於督導部下勤奮求學，多年後凡入西北軍參觀者，輒聞書聲朗朗，絃歌不輟，疑入學校中，以故西北軍之教育普及，為其特色之一。

灤州起義響應革命

光緒二十七年，馮玉祥當士兵時，在保定曾見慈禧太后與光緒自西安回變途中，奢侈過甚，心中已感憤恨。宣統二年，他升任第二十鎮四協八十標三營管帶（即營長），職位稍高，兵權在握，時清廷以載灃攝政，其人鬪葺懦弱，重用親貴，政以賄成，國事日非，馮玉祥的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思想，同時勃發，因此積極密謀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，於是秘密結納同志。其時如同鎮之參謀長劉一清，七十九標一營管帶施從雲，第二營管帶王金銘，第八十標第一營管帶王石清，第二營管帶鄭金聲，第三鎮上校參謀孫岳、兵工營排長張之江、張樹聲、李鳴鐘、韓復榘等均富有革命思想，馮咸與之深相接納，為避免當道耳目及懷疑計，特設立「武學研究會」，藉以收攬革命同志，為密謀起義之大本營。

宣統三年，歲次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二月，張紹曾繼任二十鎮統制，八月在灤州舉行秋操，施從雲、王金銘兩營開駐灤州，而馮部則留守新民

府。八月十九日（陽曆十月十日）革命軍起義於武昌，東南各省紛紛響應。馮以時機成熟，準備起義進行更力，乃清廷忽調張紹曾南下為長江宣撫使，以削其兵柄。馮等聞之憤激，主張乘機起義，進攻北京，響應武漢。詎意張部協統潘渠楹、標統蕭廣傳、范國璋等高、中級將領為保皇派，

馮玉祥等所組織之「武學研究會」下級軍官同人爭執結果，寡不敵眾，劉一清、石星川等乃被排斥。迨清廷起用袁世凱任內閣總理，擁有小站所有新軍六鎮，兵精械利，紛紛南下壓迫革命軍，漢陽一役，革命軍失敗，武昌岌岌可危。馮又與施從雲、王金銘密議，非急發難以拊清軍之背，則南方革命軍運動恐至功虧一簣，乃與煙臺都督商震密邀請率兵由海道至秦皇島登岸與馮及王石清、鄭金聲三營會合，進佔山海關解決蕭廣傳、范國璋後，沿京奉鐵路直搗北京。推定王金銘為北方大都督，施從雲為總司令，馮為參謀長。倘此舉成功，則以後袁世凱之竊國、張勳之復辟，兩禍均無。但預約之日期未到，而消息外洩，王、施等迫於時機，遂先期在灤州起事，通電南北，主張共和。不幸進軍中途，被清廷派往灤州勸諭革命軍之王懷慶所騙，戰事失敗，王金銘、施從雲、鄭金聲等殉義，馮已被監視於海陽鎮，不給飲食，而以陸建章之緩頰，乃得免死。但被解押回籍，張之江、李鳴鐘亦被迫出走，得免於死。倘使馮在軍中，能實行參謀長之任務，以其深謀遠慮之長才，策劃一切，王、施等或未必殉難，大事亦不至失敗。後來民國十三年，國民軍首都革命成功，在北京中山公園為王金銘、施從雲、鄭金聲三烈士建立銅像，並勒碑紀其起義殉國事甚詳。灤州起義是馮玉祥第一次革命事業。

開始建立自己隊伍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，袁世凱當選大總統，在北京就職，時陸建章任京防軍營務處長，袁為擴充武力，令陸編練左路備補軍五營，馮玉祥於灤州失敗後，至民國成立，恢復自由，至是到京投效。陸素悉其才幹，且屬至親，乃委為第二營營長。馮玉祥奉令後，即赴直隸省景縣招兵，此乃馮一生建立自己隊伍之開始。以其多年經驗與理想，自定招兵標準，只招收鄉間質樸精壯的少年，而凡入伍當過兵者，一概不要（有如曾國藩新建湘軍，只要農民）。他以很妙方法甄別，先叫投效者排列長隊，他忽大叫口令「立正」，凡當過兵者，無意中即行立正，他乃一一淘汰。招足五、六百人，親帶回亭，開赴南苑，着手編練，旋移北苑，嗣往三家店，守護軍械局，二十鎮舊屬李鳴鐘、張德璽、韓復榘等，前來投效。其應召入伍者，有孫良誠、劉汝明、石友三、佟麟閣、馮之綱、馮治安、韓占元等。他們皆為其日後自建大軍之基本得力幹部，而一一蔚為驍勇大將。

編練之始，除陸軍正式操練之外，增設鐵櫃、木馬、攔阻物等，以養成軍人強健之體格，以後有自編「精神書」，內分道德、愛國、軍紀三種，以培養高尚之風紀，並編輯各種有益身心之軍歌，責令全體官兵背誦講解，以陶冶其性情，常率全體野外實習戰術，並於得暇則親向士兵

講話，論以倫理道德及救國救民大義。訓練未久，該營學、術兩科成績，即為全軍之冠，其練兵長才大顯，此即後來有兵數十萬之西北軍的胚胎。左路備補軍於民國二年八月改為京衛軍，馮玉祥任右翼第一團團長，親往河南省鄭城一帶，招募新兵，吉鴻昌、梁冠英、田金凱等，即於是時入伍。該團成立後，先後駐紮北京平則門外、北苑及河南新鄉等地。此時於軍事武術、精神訓練之外，特別注重軍紀訓練。所部駐紮之處，秋毫無犯，人民愛戴，以後，其所率大軍，以軍紀優越馳名全世。

民國三年春，河南省悍匪白狼打家劫舍，擄人勒索，初只聚眾百餘人，而以當地軍紀不佳，復因袁世凱蓄意竊國，大軍多令開往長江一帶，白狼遂乘機嘯聚，匪眾增至兩三萬人，攻城掠地，莫之能制。冀、豫、皖、鄂等省到處洗劫、焚殺、擄掠，甚至屠城，成為流寇，又陷紫荆關而竄陝南，復出子午谷西竄，屠城七、八。陝西兵薄難制，電京告急。袁世凱正欲向陝伸張勢力，乃以陸建章為剿匪督辦，率軍五旅赴陝，陸召馮部相隨，倚為股肱，馮部開拔時，改編為左翼第一旅，旋改為第十四旅，均以馮為旅長。全旅擴編為兩混成團，馮自率一團先發。沿隴海路線步行入陝，餘則隨陸建章續進。白狼聞大軍至，竄往隴西，馮率隊追至涇川，白匪復經隴南折回寶雞，欲突襲西安。時陸已抵省，急電馮部回師，馮以急行軍三日兩夜趕至西安，日行二百餘里，因得「飛行軍」之譽。自此他知帶兵疾行之重要。以後，其所建大軍，乃有疾行軍之訓練。

白狼知西安有備，南竄子午谷，馮玉祥派第二團駐此伏擊，匪眾大敗，白狼負傷，餘匪或潰散入山，或狼狽南竄，白狼逃經紫荆關後，又竄回河南，終被部下槍斃。白匪之患殲滅，實歸功於馮玉祥。陸建章以其兵精功高，令其擴充所部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。陸亦以剿匪有功，膺陝西省督軍。

馮玉祥後來統率之國民軍、西北軍及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等，其中堅基礎，實樹於第十六混成旅。蓋其後數十萬大軍之訓練，一切軍紀與精神，均與第十六混成旅同，而全軍將領亦大都由此產生。即其後來之所以名馳全世，博得「中國基督將軍」、「中國的克林威爾」（英國鐵軍統帥）及「中國的傑克遜」（美國總統）等稱號，無不以第十六混成旅為出發點。

策動陳宦獨立討袁

民國三年冬，四川督軍胡景伊所部有一旅譚變，陸建章以陝南空虛，調馮部移防漢中，趁機伸展勢力於南部，馮玉祥奉令後，於十一月出發，全旅分兩梯團，進駐沔陽、褒城。胡景伊自兵變後，屢電北京請援，袁世凱乘機攫取四川地盤，遂於四年二月改派心腹大將陳宦為督軍，率師入川，益令馮部開駐川北。張之江此時復來入伍，任上尉參謀。時川省土匪竄起，馮奉派擔任保寧、順慶、綏定三府剿匪，袁世凱稱帝之消息傳至，並錫封馮玉祥男爵為餌，他聞之憤極，因即集合全體官兵訓話略謂：「國人不知拚了多少頭顱，灑了多少熱血，始爭得共和國體，今乃被袁某

竊竊。如共和不適於中國，又何須推翻滿清，而以暴易暴，而且諸先烈為民國犧牲，令屍骨未寒而竟背棄，又有何面目以對之？」言時，聲淚俱下，官兵莫不感動。全體誓言反對，但所部祇有一旅，兵力太單，不能造次，乃勸眾忍耐，俟機而動。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二日，袁賊果下令稱帝，改元「洪憲」，蔡錫、唐繼堯、李烈鈞等於是月二十五日，在雲南舉義，組織「護國軍」，推唐為都督，分三路出兵討袁，蔡錫任第一路總司令攻川，李烈鈞為第二路入粵，唐兼第三路，分攻湘桂。護國軍興，袁賊震懼，立即調兵遣將迎敵，派曹錕為總司令，率師南下禦蔡。蔡部先攻破敘府，袁軍陳宦所部伍祥祺旅全被擊潰，陳乃急令馮部反攻敘府。馮為應付大勢，先打一勝仗，再與滇軍謀和合作，於是大舉出戰，三月一日克敘府後，集全軍講話，歷陳以往灤州革命之事，並指明袁世凱稱帝背叛民國之罪，此時絕不能反對革命而攻滇軍。全體官兵立表服從，馮派張之江往謁蔡錫和談合作成功後，乃向陳宦慨陳是非利害，責以大義，苦勸其宣布獨立。陳宦依馮之堅請，遂於五月廿二日通電宣布獨立。袁本以陳為心腹，託以川省重寄，及其闕獨立之電後，大受打擊，登時昏迷，患病日劇，至六月六日身死。陳宦獨立關係之大，可以想見。而居中主持最力以武力為陳後盾者，便是馮玉祥。

督軍河南頗有政聲

民國五年秋，馮玉祥部奉命開駐直隸省廊房補充訓練，淘汰老弱官兵，而另募新兵補充之際

恢復。

馮於六年春突被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免職，調爲直省南路巡防統領，駐正定，而以楊桂堂升充第十六混成旅旅長，全部官兵聞而大譁，堅請府院收回成命。其時雖未如願，後以楊桂堂懦弱無能，訓練與紀律均多廢弛，馮舊部有請其回任，否則呈請解散者。適於是年夏，張勳率兵入京，擁廢帝宣統復辟之變發生，楊桂堂密謀附逆，入京與張聯絡。第十六混成旅全體軍官邱斌、張之江、宋哲元、鹿鍾麟、劉汝明等會商決定反對復辟，馮憤懣復辟之心，與其舊部不約而同，因即函約其舊部寇日興師討逆，並往天津與張紹曾、陸建章等商洽討逆計劃，竭誠推段祺瑞爲討逆軍總司令。七月六日，率先通電討逆；次日，段祺瑞在馬廠誓師，通電全國並任命馮爲第十六混成旅旅長。同日，第十六混成旅旅部接張勳電令進攻段軍。參謀長邱斌得電，即集合各軍官，告以準備發動討逆。時楊桂堂受張勳命同旅主持，途中聞全旅備戰迎馮，即逃天津。馮玉祥於七日晨接旅部急電數通，請其速回，他即搭車北上，次晨抵廊房，全體官兵見老長官復職，歡欣鼓舞，士氣百倍。馮與段芝貴所部第八師之一混成旅商定，分路部署，即於九日向萬莊進攻，十日晨，偕同李長泰部夾攻豐臺，時各方聞風響應，與兵討逆，馮軍節節勝利，直逼北京。十二日，馮玉祥率全旅由豐臺出發，宋哲元部奮勇緣梯攀城，首先攻入右安門，抵先農壇，繞攻天壇之北。天壇之敵，受馮軍猛攻，不克支持，乃請降。張勳見大勢已去，逃入東交民巷荷蘭使館。其殘部盡被繳械，全城肅清，而中華民國又得

恢復。

討逆軍事結束之後，馮復率部回駐廊房，傾全力於軍隊之嚴格訓練，此時張自忠投入該部，任學兵營見習官，陸大畢業之劉驥亦來投効，任上尉參謀，以後均爲其得力幹部。未幾，段祺瑞廢棄約法，國會中斷。國會議員聯袂南下，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，組織軍政府，國父孫中山先生被舉爲大元帥，誓師護法，分兵三路北伐。馮玉祥奉令率部援閩，民國六年十二月初旬，馮部進至浦口，藉故停兵不行。

民國七年一月，段祺瑞以湖南長沙、岳陽失守，南方革命軍節節進逼，武漢危急，改調馮部西向，馮部開抵湖北武穴之後，即停止前進，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，先後通電主和，電文激烈異常，明示贊成護法運動，其主張恢復國會，尤爲顯着。段祺瑞得電後，恐懼並發，即調集大軍包圍馮旅，旋下令免職，而交曹錕查辦，武穴民商及其部下，聞其去職，連電政府收回成命，部屬電文且謂「如不肯收回成命，請將我九千五百五十人一律槍決，以謝天下。」曹錕爲欲吸收馮部爲己有，乃覆電段政府爲馮緩頰，請准其留任，戴罪立功，並歸其節制，段以有事南方，深恐內部分化，允曹所請。馮部之與曹錕有直接關係，蓋自此始。但馮絕非直系嫡系人物，因其賦性剛直，志在練兵救國，從未自覺是屬何派系，故時遭忌，受人排擠。

民國七年三月杪，北洋軍曹錕、吳佩孚、張敬堯等復進攻湖南，曹錕令馮部任右翼進迫常德，吳佩孚率第三師攻下岳陽、長沙後，馮部於六

月二十二日進佔常德。段政府則又開復其旅長職，並任其爲湘西鎮守使。在常德駐防二年，其對軍隊之訓練，尤爲嚴謹。此際他與國民黨巨子徐謙等，互有來往，馮因得閱讀國父之著作，甚爲景仰，以爲非此不足以救中國，及以後開往漢口時，乃致函國父，極表感奮誠服之至情，旋接徐謙復函謂「孫先生接閱來信，深爲欣慰，擬派謙及鈕永建到漢口慰問官兵。」馮即專函歡迎，並派任右民攜函前往速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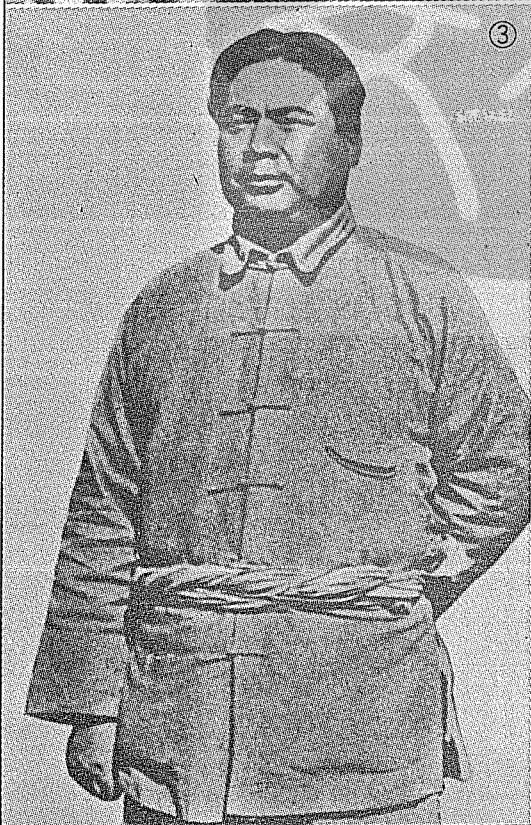
九年十一月至十年六月，馮部先後移駐河南信陽、陝西咸陽，陝局既定，直系當局以馮軍擊敗皖系陝督陳樹藩之功，乃令第十六混成旅擴編爲第十一師，新任陝西督軍閻相文死後，以馮玉祥繼任。馮就職後，傾全力於政治、軍事之整頓，肅清雜牌與土匪軍，統一全局，並革與庶政，如禁絕鴉片與娼妓，蠲免苛捐雜稅，植樹造林，實施兵工築路，廣設平民學校及民衆體育場等，一時氣象一新，風氣大變。

十一年夏，直奉第一次戰爭，馮玉祥將督軍職權交省長劉鎮華代理，親率所部及陝軍胡景翼師，星夜開赴洛陽、鄭州、開封馳援曹、吳。迨奉軍失敗，馮因功奉派爲河南督軍，在督豫期間，振興教育，嚴懲貪污，浚河修路，倡興手工藝等，在職僅五月有半，軍民兩政，斐然可觀。離職之前一日，上海一家美國人主辦的英文週刊，曾舉行一次名人選舉，由讀者約四萬人，投票選出當時「最偉大的中國人」十二名，國父孫中山先生第一，馮玉祥第二，胡適爲殿軍。由此足觀馮玉祥當年已得人人望。(未完待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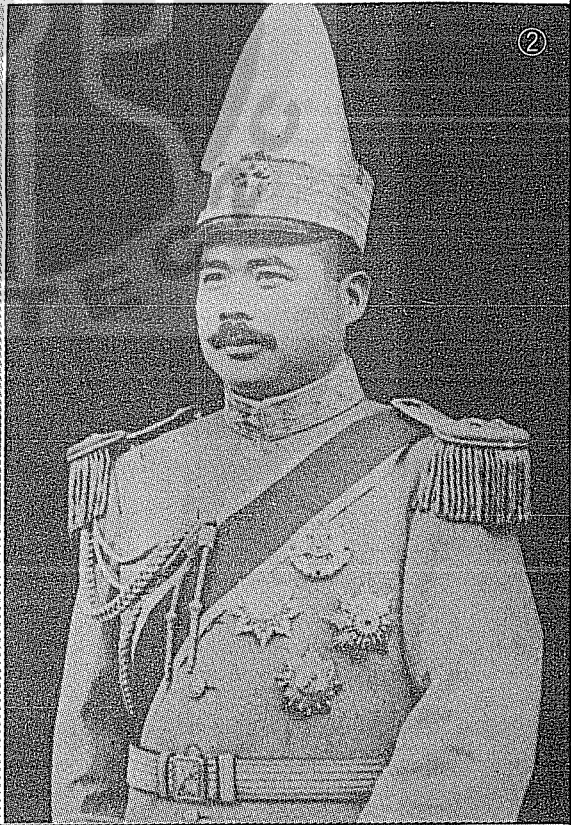


①

① 馮玉祥早年在察哈爾軍中帶頭挑土。
 ② 馮玉祥民國十三年十月在北平留影。
 ③ 馮玉祥便裝照。(文見21頁)



③



②